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交換學生赴美研習心得報告

哲學系三年級 93113024 林佳樺

2006 年夏，我出發前往美東展開為期一年的交換學生生涯。臨出門前隨手帶上了一本簡媜的散文集「好一座浮島」，好在夜深人靜思鄉之時能夠讀上兩篇自家語言寫就的文章聊以慰藉。這想法在抵達半年間不僅沒能實現，反而我自己成了一座載浮載沈的孤島險些淹沒在多文化之洋裡。

瀚府大學哲學系與東吳大學哲學系在去年春天商討起交換學生計畫，預計建立兩系間的學生交換模式以促進中西哲學交流及擴展學生的國際觀。我在這份熱誠中成了瀚府大學首位來自台北的交換學生。

位於賓州郊區，學生人數只有東吳十分之一的瀚府大學是一間博雅 (liberal arts) 學院。這類學院著重普及知識的傳承而拒絕將專門技術，例如工程、醫學、商學...等，納入教學課程當中。除此之外校方鼓勵學生在選課時平衡人文與自然科學的比例以求均衡發展並且有助於學生決定主修。因此，博雅學院的學生在大二下學期之前可以自行探索各個領域的學科並主動思考其人生規劃。

除了在智識追求的過程中必須能夠獨立思考之外，瀚府的學生超過九成九的比例住校，步行到商店區來回耗時近一個鐘頭，而距離最近的文化都會區搭火車都要三十分鐘。因此校園自成一個緊密的文化圈，頗有與外隔絕的味道。在這個思考上獨立，實體上孤立的整體環境中，人人都是一座島。

抵達的第一週照例是新生及國際學生訓練週。大量的校園活動或由在校學生主辦或由教職員主持，旨在將校園生活技能在最短時間內介紹給初來乍到的新鮮人。與交換學生關係最密切的多文化適應問題自然是主題之一。美國雖然自喻為文化的沙拉盤，包容兼納來自各方的不同文化，但是歐洲白人仍然主導了強勢文化。在校園中，侵略性的種族歧視雖不常見，非惡意的種族偏見卻不陌生。然而這些都還算不上大衝擊。新生適應週沒有揭露的事實之一是瀚府大學的非常工作量。

瀚府與其他學校最顯著不同之處是教授們教學熱誠與對學生的高度要求。儘管每個學生每學期僅需要修習四門學科，但是每門課交代的閱讀與寫作量或是習題演練量都讓已經是大二、大三或甚至是後學士研究的交換學生們倍感吃力。即便是英文為母語的她校轉學生對此也怨聲載道。而為了彼此扶持渡過這第一道門檻，同住一層宿舍的交換學生與轉學生們交流密切起來，形成一個特殊的浮島連線。同一時間從不同的世界來到這裡，我們學著適應彼此、適應美國、也讓這個國家適應我們。

有了跨文化的友情支持，對於消化高單位的工作量並沒有絕對的幫助，許多閱讀和學習還是得獨立進行。疲於應付兩門進階哲學課、一堂入門心理學和一門寫作課，我變成一座浮游於圖書館與宿舍之間的孤島。沒有社團活動、沒有社交能力，僅剩日漸消褪的社會存在感。

身為第一個來自東吳的交換學生，一股隱性的使命感驅使我主動改變突破現狀，除了為自己的學習創造更佳的心理條件也為我的文化發聲。於是我改變選課策略：避免選修高難度課程而以教授的親和度為選課方針；選修不同的課程以求均衡發展：儘管美術與音樂課同樣耗神耗時，但卻供了不同面向的英文學習環境。除了減輕課業壓力之外，我也開始參與課外活動，出席國際亞洲

學生聯誼、參與宗教議題討論、擔任中文家教、加入社團...等等，讓其他人聽見我的聲音。

慢慢地，跟我打招呼的人不但多了起來，也不再限於那些我藏身於幽暗圖書館時期認識的其他苦命學子。學習如同我預料的，開始變得有趣。因為改變了我的心理環境，整個物理環境也對我友善起來。2007年春，我依然忙碌於課堂作業與課外活動而無暇閱讀「好一座浮島」。然而在經歷了這一趟文化交換之旅後，我不再載浮載沈。雖然仍是一座島，我現在是“一座好浮島”。